

子淵詩集

子
四
詩
集

子淵詩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
別集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提要

子淵詩集六卷

別集類四元

臣等謹案子淵詩集六卷案子淵詩集散見永樂大典中但題曰元人文淵閣書目載之亦不著撰人名氏考集中有歲盡詩云照我鄉關夢相隨到鄮城鄮故城在鄞縣東唐時析鄮置鄞慈奉鎮四邑隸明州元為慶元路

納新金臺集有懷明州張子淵七律一首又有依韻奉答子淵七律二首今唱和詩俱在集中韻亦相符則當為慶元路人又鐵釜中蓮詩題下自注叙同時並賦諸人有暨仲深之語則其名當為仲深又有懷兄子益在橫浦詩以其兄字推之則子淵當為其字矣集久不傳茲分體綴輯得詩六卷多與納新楊維禎張雨危素袁華周煥文韓性烏本良斯

道兄弟唱和之作而納新為尤夥古詩冲澹
頗具陶韋風格律詩雖頗涉江湖末派格意
未高然五言如曉市魚蝦集秋山笋蕨多驛
路隨江盡湖雲類海寬地通江棧濶天入海
門低明月孤城杳秋風弱客心枯萑晴似雪
獨鵲夜如人七言如江村夜迴傳金鼓池館
秋深老芰荷滿面炎塵低客帽一川離思屬
荷花家僮解事故携酒野鳥避人低度墻北

風吹沙弓力勁落日照海旌旗寒林荒乏釀
茶為酒魚熟難賒米當錢西江返照連虹影
南鎮殘山入鴈行亦皆楚楚有致其見重于
當時名輩亦有以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昔唐杜子美於開元大厯間以詩鳴其忠君愛國之心
一形於言故後以詩史稱焉余識同里張君子淵於童
州中知其明敏嗜學蚤孤事母以孝聞後十年余教授
徵饒間子淵亦漫遊湖海正諸有道以擴其所蘊故其
詩章累帙凡愛親之誠形之于言當代清要轉聞于朝
而旌其門吁子淵可謂共為子職者矣然詩之為詩豈
徒然哉自風雅頌而降楚漢魏晉沿于唐宋體制不同

各言其志莫不有揄揚風刺之道焉今子淵之詩拳拳
不忘乎親志形于言自有不能已者子淵雖未能拾一
第承一命以榮其親獨能以詩彰其母之志節亦榮矣
然詩之馴駁固未暇論其愛親之誠較子美忠君愛國
之心庸有二哉觀子淵之詩者各能興起其愛親之心
則於名教信不為無補也嗟夫采詩觀風其職已廢他
日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舍子淵其誰歟會稽王君
良與鋟梓以廣其傳余既服子淵之孝于親又嘉良與

能樂道人之善故書以弁其篇端至正丙申春三月庚寅四明安晚後人鄭奕夫景尹父序

昔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柁越人擁棹而歌朱文公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聲詩古今共貫四海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雖其義鄙褻而君子取焉他日郭囉洛君易之至京師常言張君子淵之賢出其詩若干首其古意三章託興深遠忠貞之心蓋莫可掩有諸內形于外即是詩可以窺子淵之存矣

子淵越人也由其詩觀之越之為越豈不異乎古昔哉
鄞故越地至于近代遂為文獻之邦宗公大儒前後相望
子淵生于其鄉一掃其鄙褻之辭所謂魯無君子斯焉
取斯宜乎易之稱之不容口使朱氏見之又將何如其
喜也余往至鄞子淵羣從昆弟數相往來知其嗜學之
篤張氏其興乎暇日讀子淵之詩輒叙而歸之易之至
正十二年八月丁卯臨川危素書于金臺坊寓舍

繇百數十載已前北南並尚眉山值建學大興詩人殆

廢永嘉專意肅括姚賈幾中興其失也姜江西諸賢以直
致為工斷續鈎棘自謂無首無尾世復以率嗤之暨車
書混一邈淮而上號呼縱恣啁唧之音不草於南俗文
治益隆天下學士大夫始識正路然惟得其形似而已
至於超然筆墨之外深契自得者蓋鮮矣古今評詩蔚
有定論近世未解考究輒事援筆以肆私見譬之工人
規矩不熟於中欲斤斧是馭精巧是期無是理也蓋詩
之為詩情興景而已二者之遇不得不形於言而非我

之所能為者此真詩也苟或牽合補綴可以無作豈詩也哉予近有得於此而年益劬志益落殆不可對人語而亦莫我信也近獲與張君子淵交片言之間輒悟此意出示所作百餘篇其意輒深遠與雕琢相謝絕雖天稟所至亦薰熟有素者夫已有所得而不與知者共非君子用心也喜而為書於卷首至元己卯九月下澣小江父逸單弘叙

唐杜甫氏為古今詩人之冠宋黃太史庭堅謂學者宜

讀其詩精其句法每作必使有意為一篇之主乃能成家而或者云宜宗商周而祖漢魏晉宋而下可無學也噫豈黃太史為不知此耶商周之作聖人刪之為經蓋方圓之規矩也奚容言哉然曰必祖漢魏則刪後無詩獨漢魏何夫世道升降而文氣從之漢稍近古六義未泯逮鄴下諸子而流風存焉六朝南北非無人也光岳分裂偏駁萎蕸其可取者希矣至唐而後陳子昂首恢雅道及杜甫出而集百氏之成雖後有作者蔑以尚茲要

之本人情明物理美刺哀樂庶幾三百篇之遺矣非直
以其辭而已是可槩以晉宋而下為可廢哉蓋商周之
詩至漢魏而靡漢魏之詩自杜甫而定學者溯流而求
之舍是宜非所先也國朝南北混一宗工繼作以中和
雅正之聲而革金宋之餘習學者非杜詩不觀也然昧
者剽剗近似襲用一律而不知根本道藝其所以來或
者之議豈為過哉四明張君子淵每與余論及此而觀
之今其友會稽王良與編集子淵之詩為若干卷以刻

諸梓子淵蓋知讀杜詩而精其句法者也成一家言以
見黃太史之語為不誣茲余之所嘉已故為書其所嘗
與論者而序之至正十六年龍集丙申夏五月辛卯浙
河楊彝序